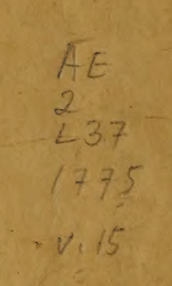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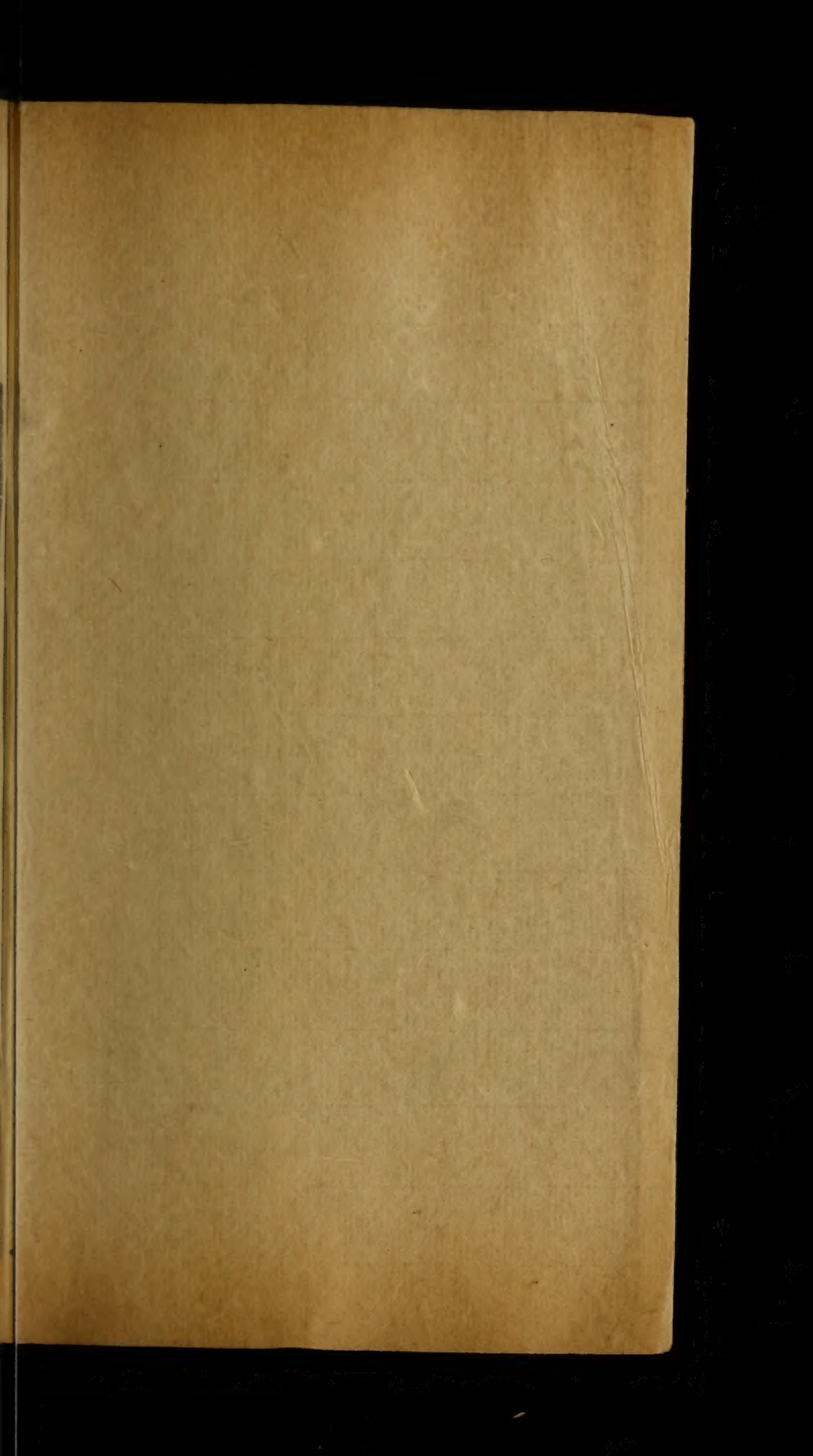




七修續藁原序

草橋郎先生所著七修類藁馳騁古今貫穿子史百家之言而折衷之吁可謂富矣嘉靖丙寅先生春秋八十猶日綜羣籍參互考訂咨有慫之使成續藁未及印摹而四方好奇之士購求恐後先生持以示予曰嘗辱子養德養身之教矣操此末技可愧也然一得之愚序以終教可乎予聞古之好學者忘食忘憂而忘其身之老益其求之於內者尊故所以成其身者大也今觀先生之書古今疑義辨析曲盡至論時

事憂深言切矻矻窮年誠不知老之將至也嗟乎舉平生之精力而從事於博聞立言之科亦甚難矣若以其嗜學之心研窮性命反求身心而有得焉則所論著又必有進於是者昔衛武公年逾九十猶日求箴儆以自益故淇澳之詩傳之至今先生精神完固可進於武公之壽尚亦有武公之學哉後有論次當與淇澳之詩並傳無疑也善不佞敢以是附

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雲南右參政前奉勅提督南省學政錢塘陳善撰

七修續藁目錄

卷一　天地類

遊閩古泉記　山水名數

丹霄絳河　吳會

星石氣之母　諸井

口鼻　諺言晴雨

穿井　秦漢用夏正

蓂梧起歷　經緯星

晝夜百二十刻　吳王不知天文

天文難知　北斗九星

卷二　國事類

廟祀夫子像　張中

文官品級階資　元順帝宋脈

呂珍　浙省倭寇始末畧

杭蘇糧輕之故　南北二嶽

周城隍　國家銀米數

國家戊元　本朝火德旺

雙槐歲抄

卷三　義理類

近詩作　理論
中國　遇不遇
荆川四得　詩言數目
七數　善惡不嫌同科
食物四要
武穆不能恢復秦檜再造南宋
產物各異　近日軍
鵲鷺虎猫　耳角鼻

字書經文　繆謚
貧　交
人形　三書之得
人各有長　勢利

卷四　辯證類

東坡赤壁考　孟氏生年月日子
書名沿作　春王正月
六更鼓　半夜鐘
夜行船　鬭百草

重字雙名　三邵平
亡命爲僧　關漢壽
黃烏銀　送窮
非大聖人言　華佘
鶴食物　西臺御史
禴祭　孟蘭盆
長夜飲　衣鉢
連山歸藏易　王陳論史之錯
皴　仙俱屍解

嶺梅　南園得失
擁劍　蓬萊仙奕圖
不知人名　諺多古書
蘇李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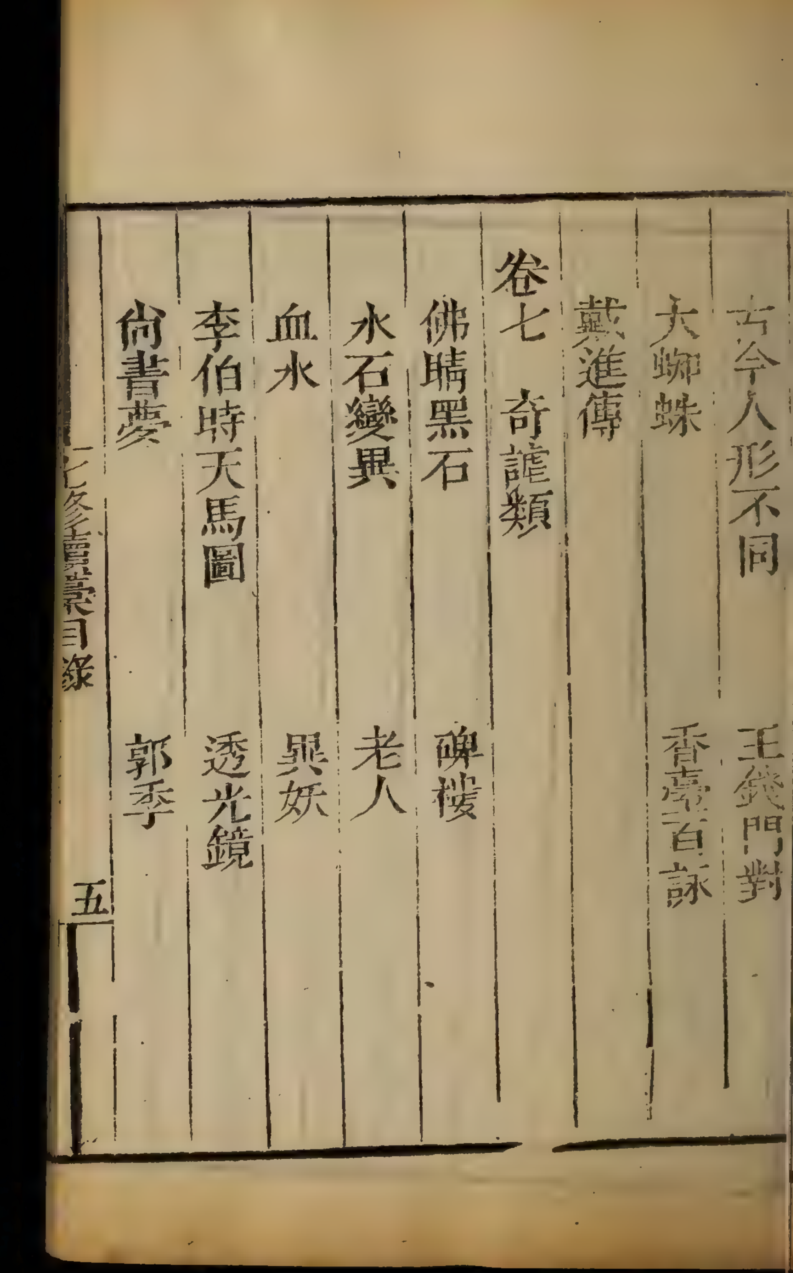
卷五　詩文類

廣陵散　謎序文
鬼神誠格　詩句用古
瀑布詩　宋宮觀朝圖詩
又　又

又　四言咏物
鍈氏二女詩　邢顏詩
馬踐犬　碧沚詩
雁燕四律　神童對
恰字　唐宋用字之別
破題　俗語本詩句
風水　又

卷六　事物類
舞馬　噴嚏

魚袋金花帖子
痘瘡
婦女殺賊
鹽
從葬沙板
古鏡
樹蟲
華亭兩縣丞
摺疊扇
二窰
楊曹仙佛
三高人
燕
蚊
浮炭
不灰木空青蘇合香丸
八駿
眼鏡



古今人形迹不同　王錢問對
大蜘蛛　香臺自詠
戴進傳

卷七　奇詭類

佛睛黑石　碑樓
水石變異　老人
血水　異妖
李伯時天馬圖　透光鏡
倘書夢　郭季

祈雨　屍行
周費二夢

新修續叢目錄終

七修續藁卷一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天地類

遊閱古泉記

少嘗借人癸辛雜識齊東野語二書見其彼此出入莫知孰先著也第以野語大事多於雜識而雜識卷帙又繁因止錄其野語今見雜識比舊四分之一若似道喪師江上等事皆缺之且無刻板懊恨未錄茲以原錄閱古泉一記附入七修他日得梓使人知宋

宋元初吾杭紫陽重陽皆韓侂胄之園而侂胄之宅正今太廟巷地而韓之園宅自南而北沿西繞於二菴觀今文內古蹟歷歷可考焉文曰丁亥九月余偕錢菊泉至天聖觀訪褚伯秀遂同道士王磐隱遊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山斷絕互相附麗其石有如玉色者闔匠者取爲環珥之類中有石襟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爲閱古泉也襟旁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岳道士邢令聞錢塘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葛鑑元書鐫

之右上又南石壁上鐫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墜下旁一石承之如飯甑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鑿一門門上横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矣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跡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毁殆盡而山秀潤可愛大江横於前正見潮上如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及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愕者以足億

不往且聞近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之以諗好遊者右記乃周密公謹所撰周爲宋末元人閱古泉即今青衣泉也記云丁亥至元廿四年也云下視太廟執政府此宋官舍見前祀典官署考想初元元置既北宋之官舍遺址尚在耳

、山水名數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七十六出鐵之山三千

六百九十與管子同管子地數篇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予意移流開掘古今應少更也然而大略相去無何非此則有望洋之嘆矣故於諸書拈出之

丹霄絳河

天之色蒼蒼也翰林志曰紫霄唐有丹霄樓何也銀漢天河白色也而曰絳河何也蓋觀天者以北極爲標準仰觀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稱之曰丹曰紫曰絳借南之色以爲喻耳

吳會

吳會韻府滕王閣序皆指松江圖學紀聞指吳興會稽二郡且有范石湖之辯爲據是也

星石氣之母

昔聞先輩云金生水五金豈能生水乎葢金即天星凡見天星即晴不見天星即雨是以星應金金生水也余獨謂未盡夫金生水者金爲氣母在天爲星在地爲石天垂象地賦形故石生雲而星降雨天地氣交星者氣之精石者氣之形精形合而水生焉又按

天文志以星動搖而爲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爲雨水之應此非金生水乃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爲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爲首也

諸井

世有火山出西南夷水經註謂似火出地中有焰近楊升菴載火井於丹鉛餘論以其泉如油爇之然人家取爲燈燭正德間方顯於蜀之嘉定犍爲子考嘉定之志雖古有其名不如是也犍爲則志所無楊以乃積陽之氣所産然則火山亦積陽而發之爲火矣

世有鹽井見於四川等地近聞有鹽井出河南彰德府南郭村井山産石鹽故名之因思井乃人力鑿成古曰鑿井是也恐鹽石不能生於井中若中山經所載天井如處州南明山山隙開不施人力形圓如井萊州天井山亦然如此則石鹽可生於中故朱子解井爲穴地出水之處孫子之兵法曰地陷曰天井是皆云天生之井也惜未深究彰德者

、口鼻

天食人以五氣五氣由鼻入鼻通天氣也地食人以

五味五味由口入口通地氣也天陽有餘故鼻竅未嘗閉地陰不足故口嘗開必因言語飲食而後開也反此者病也

諺言晴雨

諺言火日多雨蓋納音之數以一火主五屬水木三金四自然聲是則納音雖火日其實得一數則天一巳生水土日其實得二數則地二巳生火至水日其實得五數則天五巳生土矣故火日多雨土日多晴水日多陰也是以水日必變由其水日實得上數又

久晴久雨遇戊已天干則變亦此義也

穿井

世俗以開井明目塞井損目累指其事而藉口於陰陽干以泄地氣非所宜也及讀杜牧塞廢井文雖如于見而損目之說自唐爲然又觀神仙感遇傳則亦神其事矣因將玉歷通政之法感遇傳之日辰錄之於藁庶穿井者不至徒爲惟信術士陽山陰山之說况二書入間所少明目之事或未有焉省人力而獲吉辰未必無補於陰陽之一端玉歷云凡欲穿井遠

於夜氣清明時置水數盆於其地看何盆星光最大而明處必有甘泉感遇云子午之年五月酉戌十一月卯辰爲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之年十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未申三月丑寅巳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日時卽各福地云

秦漢用夏正

史記年表秦不置閏而爲後九月葢以十月爲正朔故於當閏之歲率歸餘於終而爲後九月耳漢襲之

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則是秦漢皆以建亥之月為正朔而自以建寅之月為正月也若以建亥之月為正月則前何為遽接後九月哉況紀年皆自十月而起而後漸次以至於正月是十月非正月也明矣但太初九年卽改歲自正月而起而後正朔歷數始合為一耳又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又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則是漢以前皆以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中然此巳太早若次以十月為正月則時方孟冬豈

宜立春驚蟄也哉觀此則秦漢用夏正而未嘗改月無疑商正周正皆與夏正同周祭酒已詳辨明惜未及此

、蓂梧起歷

嘗思蓂莢生於堯庭初一日生一葉十五日滿而十六日則落一葉起矣後月復生梧桐一枝生十二葉遇閏年則生十三葉是天地生物已先曉人歷之所以起也

經緯星

陽經陰緯經之體縱緯之體橫天度以二十八宿爲經縱五星之躔爲緯橫縱靜而有常故曰經星橫動而出入故曰緯星

晝夜百二十刻

嘗讀韓昌黎紀夢詩曰百二十刻須臾間註引董彥遠世間只百刻百二十者以星紀言也朱文公以爲未詳因憶三山林永叔之說蠡海集中道督縣王致道之論三言雖殊而理則同又觀管窺外編而會萃之細分十刻并具其圖庶尤明白也不知當時文公何

思不至此耶夫天行一週晝夜百刻配以十二時一時得八刻總而計之共九十六刻所餘四刻每刻分爲六十分四刻則當二百四十分也布之於十二時間則一時得八刻二十分將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却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微刻初初刻者十分也正初刻者十分也既有初初刻正初刻非一時十刻乎一時十刻非百二十刻乎今因微刻分數槩于初正二字故不知耳其他或以子午二時各得十刻或以子午卯酉各得九刻或以夜子時得四刻者

皆非也此則十二時分刻之數矣又按漢哀帝時常用夏賀良百二十刻之說亦未見行與董言星紀亦恐非也茲以一時分圖於左又嘗見一書云古無漏刻晝有朝禺中晡夕夜有甲乙丙丁戊至梁武帝方置百刻惜今忘之

先初初刻十分　次初一刻六十分

初二刻六十分　初三刻六十分

初四刻六十分　正初刻十分

正一刻六十分　正二刻六十分

正三刻六十分

正四刻六十分

吳王不知天文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曰龍曰鳥以形而言曰蒼曰朱以方位言也咸池玄武單指方位之地而言困學紀聞引吳氏以咸池乃天潢南三星名咸池魚囿然此皆總西方七宿哉不知此咸池自是畢宿一星非西方日落之咸池又曰何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尤爲可笑此不惟吳氏不知天文王伯厚亦不知矣

天文難知

司馬公通鑑以魏爲正統本陳壽三國志也朱子綱目以蜀爲正統本習鑿齒漢晉春秋也考之天文熒惑守心魏文殂可以魏爲正矣他日月犯心昭烈殂魏吳無事此又何以辯之蓋當時之月分與日辰不同故也心固步天歌以謂應當今之帝彼時三國同時月日各有所指昔北朝高允與崔浩論漢五星聚東井之事則由術家之差非三國各方隅日月時辰有所指耳此天度幽遠難知且不可輕泄也

北斗九星

北斗七星雖在紫微垣外垣內數也第一天樞二天旋三天機四天權五玉衡六開陽七瑤光并輔弼二星謂之九星此北斗經疏與靈臺本世行圖局但圖與臺本無弼星弼在垣門又非也步天歌與星說又併無之未知何指徐整長歷云北斗下有二陰星或是此必黑者未見也又春秋運斗以搖光為招搖非也招搖自是氐宿一星楚辭補註以招搖在七星外是也王伯厚不知天文反以為誤可笑王冰註素問

九星謂之天蓬天內等九星不知何來尤可笑識此
俟博

七修續藁卷一終

七修續藁卷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廟祀夫子像

漢以前樂祖經師習其道者祀其人東漢雖以聖師禮周公孔子亦未有廟也廟祀自唐始歷代加稱尊號而有像焉嘉靖中閣老張羅峯璁奏去其像用木牌止稱曰先師

張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舉進士不第遇異人每談禍福多驗常戴鐵冠故人呼為鐵冠道人至正四年遇太祖於宿州時太祖避暑臥大槐樹下大吟曰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來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地理穿、道入听知注目大駭問其姓名遂拜曰君大貴他日驗也太祖問其姓名答曰他日謁金門今人間所傳詩名鐵冠者此也

文官品級階資

本朝文官品級雖具於官制不能逐一會同階資則

載於梅山叢書入關所少今會萃錄出以便檢閱乃一代之制也凡九等焉然品級則於各部屬所正副大使副之類及各寺院監之首領凡不入流品不在清要者俱不書入階資則併因其先朝之官御旨以書之使讀者知其源也

正一品太師　太傅　太保　宗人府宗人　左右宗正　左右宗人

從一品少師　少傅　少保　太子太師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

正二品太子少師　太子少傅　太子少保　六部尚書　都察院都御史　襲封衍聖公　眞人

從二品左右布政

正三品太子賓客　六部侍郎　左右副都御史　通政使　大理寺卿　太常寺卿　詹事府詹事　應天順天府尹　按察使

從三品光祿寺卿　太僕寺卿　行太僕寺卿　鹽運使　布政司左右叅政　苑馬寺卿　言

尉使

正四品左右僉都御史　大理寺少卿　左右通政　太常寺少卿　少詹事　太僕寺少卿　行太僕寺少卿　鴻臚寺卿　應天順天府丞　宣慰司同知　按察司副使　苑馬寺少卿　各府知府

從四品國子監祭酒　布政司左右叅議　鹽運司同知　宣慰司副使　宣撫司宣撫

正五品翰林院學士　左右春坊大學士　尚寶

寺卿　華蓋謹身武英文華四殿文淵閣東閣

大學士　六部郎中　應天順天府治中　欽

天監回回監監正　左右春坊左右庶子　通

政司左右參議　光祿寺少卿　太醫院使

大理寺左右寺丞　各府同知　王府左右長

史　按察司僉事

從五品五軍都督府經歷　左右春坊左右諭德

六部員外郎　翰林院侍讀學士侍講學士

尚寶寺少卿　司經局洗馬　各州知州

司通司副使

正六品尚寶寺丞　六部主事　太常寺丞　欽天監回回監監副　太僕寺丞　行太僕寺丞　京縣知縣　太醫院判　兵馬司指揮　翰林院侍讀侍講　國子監司業　中都國子監司業　大理寺左右寺正　左右春坊左右中允　都察院經歷　各府通判　都司經歷斷事　長官司長官　詹事府府丞

從六品大理寺左右寺副　左右春坊左右贊善

光祿寺署正丞　左右司直郎　翰林修撰
鴻臚寺左右寺丞　光祿寺寺丞　應天府
推官　順天府推官　鹽運司判官　布政司
經歷　理問所理問　各州知州
正七品五軍都督府都事　六科都給事中　監
察御史　京縣丞　太常寺博士　典簿　通
政司經歷　大理寺左右評事　都察院都事
翰林院編修　行人司正　按察司經歷
都司都事　都司副斷事　各府推官　各縣

知縣

從七品中書舍人　六科左右給事中　行人司司副　太僕寺主簿　光祿寺主簿　應天順天府經歷　翰林院檢討　各州判官　鹽運司經歷　布政司都事　理問所副理問

正八品各衙門知事　國子監丞　通政司知事　京縣主簿　太醫院御醫　行人司行人

從八品翰林院五經博士　各府經歷　各縣縣丞　按察司知事　布政司照磨

正九品各縣主簿

國朝文資四十六階第一階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是正一品加贈資凡加贈資不實授特進光祿大夫並漢官名柱國楚官名今並稱之第二階特進光祿大夫是正一品陞授資第三階特進榮祿大夫是正一品初授資榮祿因元舊資銜第四階光祿大夫柱國是從一品加贈資第五階光祿大夫是從一品陞授資第六階榮祿大夫是從一品初授資第七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是正二品加贈資第八階資政大

夫是正二品陞授資第九階資善大夫是正二品初
授資資德資政資善三銜並因元舊制惟正治上卿
爲新設第十階正奉大夫正治卿是從二品加贈資
十一階通奉大夫是從二品陞授資十二階中奉大
夫是從二品初授資正奉通奉中奉三銜並因宋舊
制惟正治卿爲新設十三階正議大夫資治尹是正
三品加贈資十四階通議大夫是正三品陞授資十
五階嘉議大夫是正三品初授資正議通議二銜並
因隋舊嘉議則因元制惟資治尹爲新設十六階大

中大夫資治少尹是從三品加贈資十七階中大夫是從三品陞授資十八階亞中大夫是從三品初授資大中大夫資銜並因唐制亞中大夫則因元舊資銜惟資治少尹爲新設十九階中議大夫贊治尹是正四品加贈資二十階中憲大夫是正四品陞授資二十一階中順大夫是正四品初授資中議中憲中順資銜並因元舊制惟贊治尹爲新設二十二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是從四品加贈資二十三階朝議大夫是從四品陞授資二十四階朝列大夫是從四

品初授資朝請朝議資銜並因隋舊朝列則因元舊資銜惟贊治少尹為新設二十五階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是正五品加贈資二十六階奉政大夫是正五品陞授資二十七階奉議大夫是正五品初授資奉政奉議資銜並因元舊制惟修正庶尹為新設二十八階奉直大夫協正庶尹是從五品加贈資二十九階奉直大夫是從五品陞授資三十階奉訓大夫是從五品初授資奉直因宋舊資銜奉訓因元舊資銜惟協正庶尹為新設三十一階承德郎是正六品陞

授資因元舊制三十二階承直郎是正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三階儒林郎是從六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四階承務郎是從六品初授資因宋舊銜三十五階文林郎是正七品陞授資因唐舊銜三十六階承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制三十七階徵事郎是正七品初授資因隋舊銜三十七階徵仕郎是從七品陞授資改隋徵事之銜作徵仕郎也三十八階從仕郎是從七品初授資亦改隋從事之銜爲從仕也三十九階修職郎是正八品陞授資四十

階廸功郎是正八品初授資並因宋舊銜四十一階修職佐郎是從八品陞授資四十二階廸功佐郎是從八品初授資並係新設四十三階登仕郎是正九品陞授資四十四階將仕郎是正九品初授資並因唐舊銜四十五階登仕佐郎是從九品陞授資四十六階將仕佐郎是從九品初授資並因元舊銜

元順帝宋脈

元順帝爲瀛國公之子始據余應第十六飛龍之詩爲證袁忠徹之事實及何喬書等之跋語次第明白

更見於兩山墨談以見宋家仁厚之報也予又以我
太祖北伐元之后妃大臣俱被俘戮順帝之子愛猷
識理達臘獨能逃去又非天倚留宋一脈耶

呂珍

紹興國初爲張士誠命將呂珍所據珍有古良將風
後爲湯和圍久乏糧降珍有保越錄聞越尚存惜未
見

、浙省倭寇始末畧

嘉[illegible]福建林汝美號碧川 李七時名光頭 許二名棟

越獄下海誘引日本倭奴與沿海無籍結巢雙嶼（海中山）名橫行水上行文於浙之寧台自稱與主借銀米於某地交割否則引兵入界官私蕩空時徽人王直（郎王五）徐惟學（郎徐碧溪）私通番船往來寧波有日矣是年浙省巡按楊公九澤久知其事因林文奏浙近海係邊夷地方請設重臣上命都御史朱公紈開府於浙因調福建都指揮盧鏜浙江都指揮梁鳳等擣其巢穴嚴禁下海直不得私遂入賊餘黨招來九州之夷（日本所屬豐前豐後等九島故謂九州）聯舟海上潛以鄞人毛烈（郎毛海峯）為

子仍棲海嶼叩關定海關也取値直嘗賒貨於寧至是取値生隙時廣賊陳四盼亦累劫擾官府莫治也直乃用計擒殺請功願乞互市之法官司不許遂令夷賊突入定海縣名奪舡擄掠移泊烈港去定海十里後又結巢岑港藉夷以援也亡命之徒從附日衆自是華夷成黨賊纘而來為患孔棘寇溫州破黃巖縣名陷霩衢所名東南大震詳寧波志於是朝設總督於浙兼制閩直調募各省材官狼土等兵隨地勦戮賊則寇寧紹溫台杭嘉之地浙府也以及蘇松常鎮通泰直隸府名或數十數百大至數千赤身跳躑遍歷川陸

少則官軍捕追延蔓千百餘里而後滅焉如賊章阜九十三人自錢倉東走定海西趨紹興渡錢塘江入嚴州境轉寇徽州因兵拒之奔太平渡揚子道出南京外郭回至常蘇方戕於木瀆衆則漫散一方暮聚朝掠大肆毒螫如賊數千屯杭北關之舟劫財焚屋周四十餘里七日解去亦或負險結巢如寧波普陀山台州大陳山紹興柯橋村蕭與沈家庄淞江史家浜蘇州定海等處蹔歷月而遠歷年時出擄掠官軍反致其挫衂益以器械是猶救焚以油也故所至村市蕩爲邱墟得志之賊滿載遁去失隊奔勞者爲我俘斬攻破追戮者十亦二三焉此則三十五年前事而爲首之賊實多出於華人如蕭顯沈南山徐海

陳東葉明是也丁巳戊午來賊勢雖倘強也而我兵智謀勇畧者相繼而出故賊惟東掠西流隨地寇犯慈谿崇德皆縣名閩嘗為其破矣然皆翼門遁去惟恐王師之至也由其先諭倭主戒犯我土尙書趙公文華奏遣使往諭生員蔣洲往說之因而納欵請罪大戒各島使夷商善妙等賫表至也繼而或誘其降如把總張四維誘沈家門賊數十或給以毒如巡按胡公藥酒毒死乍浦之賊數十相機詭遇陸續殲決又或圍迫故縱捨舟濟遁則於海洋之要駕大舟以衝之舉火器以擊之士必喪其六七矣王直計擒毛烈降徐惟學斬於廣東徐明山溺於海與蕭顯林碧山擒斃浙洋陳東葉明在乍浦皆縛梟示

詳寧波志 海編 故元惡授首事無總領勢遂敗摧巳未庚申來毒遠流於福建至辛酉年而浙地安生矣嗚呼十年之間總制者三人王公忬不久陞去李公天寵不職被誅獨胡公宗憲隨事應變竟成功十有其三焉嘉興之王江涇沈家庄湖之乍浦台之僊居寧之舟山蘇之平望等處詳籌海等圖然而叅將以下武職而戰沒者百有七人叅將都指揮紹尚允等十人把總馬呈圖等十人指揮徐价等二十三人千戸薛綱等二十二人百戸姜損張治等三十一人詳籌海圖編蒞土文職遇害鄉官生員義士又四十二人軍民之死軍需之費不可勝紀也嗚呼中國全勝之時倭夷

無援之賊一入吾土支撐不暇也蓋緣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沿海備弛兵糧兩乏是以豺狼衆猛猝然而至則地方廣遠告急者多而疲於奔調矣帑庾空虛設防者窘而難於辦事矣主兵不充召募反強則統御者難於行法矣況賊衆勢强沉舡破釜有必勝之志我軍脆懶臨陣畏縮有必走之心故指揮若陳善道都指揮若周應禎遊擊若宗禮非不驍勇者而[illegible]只無人情徒死焉文職若知縣王鈇叅政錢絆非不效忠也而勇弱不偷亦徒斃焉此非理勢之必然而

中國所以不亡也哉嗚呼此雖人事之變實乃天道使然彰德知數呉侑通嘗曰辛亥至庚申浙江當大殺戮過此尚有十年小寇矧今果然也少又聞謠曰東海小明王溫台作戰場虎頭人受苦結末在錢塘當時不知何指也至是王乃王直虎頭[illegible]字之首浙[illegible]處州名募者衆死者幾萬矣王直戮於錢塘事不彰彰矣乎雖然天示者[illegible]我民行已往者將來之戒令之謀國者盍審其所務云

杭蘇糧輕之故

嘗見諸家紀吳越王横取厲民降宋之日貢圖籍之臣慮其賦重害民虗言被風沉冊於河太宗令補闕王永往均吳越田地永以錢氏稅畝每五斗爲一斗上之至今杭越糧稅爲輕若吳郡糧賦至重於天下宣德間得郡守況鍾奏免九十[illegible]萬石今尚每畝科至四斗者也聞太祖抄沒沈萬三秀得其租簿即照租以徵糧之故王永況鍾可爲蘇杭萬代之陰德者

南北二嶽

禮職方掌天下之圖以正南[illegible]荆州其山鎮曰衡今名

南嶽卽舜南巡至於南衡者是也今湖廣衡山縣漢武元封五年巡南郡霍山禮天柱峯遂以南衡遠阻此地亦名衡山遂號爲南嶽今南直六安州至隋復祀於湖廣之衡山至今不改周禮以正北幷州其鎮曰恒山今名北嶽卽舜北巡至於恒山者是也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唐貞觀間眞定曲陽縣恒山忽飛石下縣朝廷以地亦名恒山遂因建祠爲北嶽爾雅亦以此爲北嶽五代瓜裂宋地又不至於大同因之以祀到今弘治中兵書馬公文升備奏唐宋之故今京師在北南行以祀恒山爲非禮

當復於渾源之恒事下禮部禮書倪公岳原禱曲陽而生者因執誌必可信而神已飛於曲陽遂寢南園漫錄辨其既可飛去亦可飛歸予則以爲當時據舜典且證南衡之事以折之倪亦難於措辭矣葢神無往而不在天子命某山之爲嶽則某山之神是矣昨讀兵侍徐養齋劄記又云已復惜予草茅未知果然否

周城隍

先母嘗云吾外祖少時親見城隍生日時有黃冠爲

神附體言於衆曰予非舊神予本省憲使周新也誣乃五月十七日上帝以予剛直復命司杭之土時另塑其像遷舊神於錢塘保安里至今名爲小城隍廟故以五月供獻於神按周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爲御史巡按京師福建陞雲南浙江按察使處分大務奏對詳審廉明剛直鋤強伸枉常理冤魂無主數事在內名爲冷面寒鐵在外稱爲神明後爲權奸指揮紀綱之謗上怒其言峻直被害事詳通紀歲抄二書予意剛直爲神固然矣未必其爲吾杭土神恐流言之誣周公也

昨見彭參政所作公傳末云上嘗見衣紅者立日中問爲誰應曰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爲城隍云然後知外祖之言不誣作傳者不知爲杭之司命因識之以傳於人耳

國家銀米數

嘗觀王閣老震澤長語記正德以前天下所徵各項銀兩每年共計二百四十三萬兩而京師各省所用之數共二百萬兩有餘似尚多矣又記正德以來各王府官諸文武官生吏等銀米數千萬石而天下所

入之糧止二千六百六十八萬石夫出止言數千萬石似一時雖於打算觀總曰出多入少故王府邊軍等俱缺糧餉其乏可知矣及見嘉靖初霍兀厓奏疏云洪武至今自周王一府論之祿米增數十倍子孫日益繁矣天下文武官逐代增之較洪武間增十萬餘員矣地不改闢而米入有定數此供億所以日之右二公憂國一紀於書一見於疏計今視昔六十年餘朝廷土木之興幾次矣南北夷虜之擾幾年矣王府之增軍需之費又不知幾何矣事變日出雖有如

二公之心者而亦難於爲謀矣是以借官俸鬻見爵納粟放度之無數稅門算商之悖出不知民日困而國益窮矣意以天下有可興革者惟在上者善處不私耳如銀礦可開海魚可取西北荒地可墾皆自然之財之類是也如南都金箔日出八十兩浙江西湖日用數十金皆可省之變通之尚有可更革而未知難言者當國者宜致思焉

國家戌元

南園漫錄與近峯聞畧記國朝戌元之事無一字不

同以刋書則近筌在後人則同時也一人非竊取者
末句似文理少礙亍今補二公前之所缺後之未知
并易其末句也國朝洪武四年開科乃辛亥也今諸
書以爲庚戌恐當時求才之急二年連開科今惟辛
亥名録存耳故或係安大全或係吳伯宗又有係余
鑄者至十五年壬戌張顯宗然四人官職未聞必所
終亦不大顯甲戌張信侍讀丙戌林環戊戌李琪庚
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終禮侍甲戌孫賢終太
常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修撰戊戌曾彥終太常卿

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修撰近甲戌唐皐丙戌龔用卿俱終修撰戊戌茅瓚終吏侍庚戌唐汝楫終侍講壬戌徐時行凡戌魁無一人至台輔豈非其數耶然羅公道高一世名聞四海亦理不能以勝數耳

本朝火德旺

本朝之旺不知五行何屬意太祖生時隣家見火浴時紅羅浮來國初多紅巾賊塔忽變紅民謡朱衣人作主八公國姓又朱恐火德也昨觀雙槐歳抄亦然

雙槐歲抄

雙槐歲抄一書南海黃知縣某作也於本朝之事最多且詳修史者當取焉如孝宗之母紀后死事曹吉祥反事朶顏三衛地事河套墩臺蒙古瓦剌元帝之後己巳禦虜諸將之功次京軍邊軍馬政之始末可謂最悉而瑣碎者亦不能枚數

七修續藁卷二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義理類

近詩作

輓詩盛於唐非無交而濫也壽詩盛於宋漸施於官府亦無未同而言者近時二作不論識不識轉相徵求動成卷帙可恥也空同大復集中少之此過人矣送行古所尚也今不出於親友相知之情惟官府爲勢利也噫詩之道到此蔑矣

理論

術之精者必殺身天道不容也利之多者害必隨人怨所致也位極則危功高不賞損益之道也惟詳約爲可免耳有利無害求之愈得其惟學乎然必至於貧爲仁不富矣

中國

中國所以爲中國者以天文四七分野俱在華夏故曰中天八荒蠻貊百怪象亦難於占視雖與之同焉可紀也豈特山川草木人物之異哉

遇不遇

揚雄與鄭子眞嚴君平同時相處惟雄知二子之賢而不能隨以隱致有投閣美新之醜二程與康節最相知也不能傳邵先天之學此非既遇而不遇耶惟孔子聖不自聖特問禮於老子老子得聖言而名益傳可謂相遇之美也莊生與孟氏同時莊之輕蔑言玄是深明老子者也惜孟子不得與之言而莊僅成其巳學之偏孟子天生豪傑故能私淑子思而傳道統荀子見道之言亦常有之惜又不遇孟子爲之依

歸故失之性惡而流弊致有李斯之害也是皆當過而不過惜哉

荊川四得

唐荊川順之嘗言予時文得之薛方山古文得之王遵巖經義得之季彭山道義得之羅念菴此亦無常師之意歟名曰起而業日大有由然也今之士有寸長悻悻自得入仕途擅作威福不知道也恥哉

詩言數曰

予嘗意詩惟四言五言至七言而止者亦天地自然

之理蒸人受天之理以爲性聲音發天地之靈氣天有四時五行七政故音有四聲五音至七音而止是先天而弗違天也昨承宗師馮少洲賜漢魏詩紀其序得我心之同又能推廣詩人高下之故因錄置彙

序曰予聞詩有中聲漢魏得數三四言短六七言長磅礴淸濁氣運自然人力弗與焉是故删以前惟四漢魏人五之唐人變而七之何言乎聲起於四喉舌之低昂開闔先天而天弗違也五音天地之中數故五爲中聲人情極於七故言有七何言乎聲始入氣

之呼吸四則優游約矣象太古之音也五斯和和斯有節歷七言焉呼吸斯竭不可復加矣是故之變聲也詩自沈約爲律法繩局趣而靈品謝色其氣象風韻自落漢魏人後孔子曰興於詩故高子固也子貢悟也曾之駟要思也趣斯三者詩不足以言興而況合契於鬼神乎天之生材也不齊故爲詩之體裁亦各不齊是故五材猶五味也合而和者聖也合而闕一者賢也其分多者俊傑也其得一者才也故其發而爲聲詩能使人甘聽忘倦如飲醇酒一唱而三歎

能使人酸心出涕使人長相思使人起舞使人泠然歛衽正色而坐其味不同然又有淡如勺水玄如太羹如苦根澀節使人吞之不得下嚥皆才之美使然不齊也大匠過必物色之採爲明堂太廟金聲玉振之府不遐慭遺此繫古人幸遇與不幸過皆天也集今裒然多矣茫茫乎回瞰千古夥夥英賢不啻太空一吷耳

七數

天之所以爲天不過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名曰七政

人之所以爲生亦不過陰陽五常之氣行於六脈見之名曰七情天之道惟七而氣至六日有餘氣盈朔虛推算時刻則爲一候故天道七日來復人身之氣惟七六日而行十二經絡一日行兩經有餘故人之疾至七日而輕重判焉

善惡不嫌同科

楊素以武功顯而多文藻見詩詞於文苑英華張飛以勇烈名而善文字見刁斗銘於涪陵州此特一身之藝併入而善者也甚於蚩尤之制五兵李斯之篆

篆書縣之爲城；桀之爲池；始皇之於長城，隋煬之於

漕河，又人雖不善，而事乃萬世之利，尤爲大異者也。

此善惡不嫌同科。

、食物四要

雖曰爲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然食亦人生大計，況年

老者尤宜所謹。嘗見一書云：食爛則易於咀嚼，熟則

不失香味。予欲益其潔，則動其食；與少，則不致厭飫。

斯盡矣。

武穆不能恢復，秦檜再造南宋。

先正邱文莊公濬嘗云秦檜再造南宋岳飛不能恢復元不當與正克許衡不當仕元時以爲確論也予嘗聞之情未親得其所以意元乃北虜而不當仕與正統明矣岳之不能成功者果權臣在內則昔人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況郾城之抵黃龍地不遠矣恢復而請罪未晚矣以錢穀兵甲之無所出歟則因糧於敵古人所當解民倒懸猶大旱之望雨矣岳故忍而不處棄功虧於一簣耶非也岳乃忠孝純臣觀其甘死而信何鑄之欺肯一事之妄爲耶邱蓋原其

時而論其時知其必難矣非以少岳也以祈再造南宋此則計孝宗之時算其犒軍之費止得十有三番故難恢復予又掘得銅牌計寸濶一而長三文乃臨安府行用準三百文省此必南渡國窮救補通變之物交會鈔引之類夫以孝宗之時尙財用之不足高宗草創固可知矣使急於用兵徒促淪亡故南渡以來雖多良將帝常爲賊驅和議之後敵緩民養國方有久立之規是檜之心雖私而和之事則當豈非鬼神陰有以成宋家之天下耶邱蕃原其事而究其理

非以右檜也

產物各異

天地至大風土各異故產物亦不同不可以未見者即爲異王維雪中芭蕉人遂以爲失寒暑近知廣東一種美人蕉雪中開花又如林逋杭人不知鷓鴣不木棲作詩曰雲木叫鉤輈此可有乎

近日軍

古之置軍也防患今之置軍也爲患何也太平無事民出穀以養軍官有產以助軍是欲藉其有警以守

盜發以討所以衛民也衛民衛國也今海賊爲害有年矣未聞軍有一方之守一陣之敵焉守敵者非召募之士着百姓則調遐別省兵勇故見戮於賊也非地方男婦良民乃遠近召募之衆是徒有養軍之害而無衛民之實國非亦爲其損哉或曰子不知國之有禁乎軍死百一之報尙不可焉不得已而姑息乃至於此應者曰此因主將不恤軍士立法之過也今亦奏准不行矣况軍乃當死之徒旣宥獲生又得其養役亦不職焉是罪之乃所以恩之人人輕於犯法

矣然卒律以法又恐人情變也爲今之計大閱軍兵使較射撲軍勝於募則以募銀之半加於軍募勝於軍則扣軍糧之半以益募如此則軍兵各爲利而精矣有急以練精者上陣以殺賊餘當減之也庶民不費於召募之資國不至於倍常之費雖爲民而實爲國矣

鵲鷺虎猫

鵲至七夕而頸毛脫鷺遇白露必離巢虎咬人於前半月則起於上身下半月則起於下身與猫咬鼠同

也人身之蟲初旬頭向上而中與末旬頭俱下遊也皆載於書而試之人矣而其所以然之理難知

・耳角鼻

易林曰牛龍耳聵讕言曰牛不耳聽聽以角爾雅翼曰龍之耳似牛意此必亦角之謂歟故龍類牛頭似而竅亦同其性順健者分陰陽若虎猫尤切肖焉故虎猫食人鼠過者耳必缺如鋸猫鼻四時濕冷惟夏至一時乃溫虎鼻常熱惟冬至一時乃冷此由禀性陰陽之至而天地陰陽之極則相變然耳

字書經文

玉篇出而說文廢也楷草興而篆隷棄也時文崇而聖經不明矣世變江河日趨其下人惟樂於便利憚於求理義耳

繆謚

繆字有四音穆音則爲謚妙音則爲姓綢繆則爲事情也紕繆則爲背戾綢繆紕繆姓人知而用之穆音爲謚漢以上人識之故關公謚繆今人只知爲背戾之義以謚之不當也殊不思秦繆晉繆禮記大傳序

以昭繆皆是也宋以謬醜諡秦檜欲晉諡作僖

帝不從背以繆諡關乎觀張飛諡桓可知矣

、貧

貧者士之常孔孟不必論矣而莊周顏眞卿皆常乞米矣使周不立言眞卿無大節則何異於常士故曰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以貧賤而驕人無道德而輕富貴妄人也

、交

與君子交不存形迹可也與小人交不存形迹可乎

然而事變交際安得日與君子處哉但當先知其爲何如人耳苟不先知未嘗不爲小人損也朋友之交可忽也哉

人形

相家以人如某物之形爲貴如班超虎頭燕頷何尙之眞猿之類又有以貴顯者爲物之精如杜預蛇精郭璞鼉精之類予以萬物惟人最貴反欲肖一物以爲貴乎由古今術士見顯者似某物遂借古人證之以成富貴之名筆之於書即成故典若夫物之精而

爲人云其貴者庶幾有理蓋物既成精得天地之氣已久必能投胎奪舍而爲人非聰明特達者乎故皮日休相解同子意而言殊朱新仲論人形同子言而意殊在聖人無此論也

三書之得

本朝哈密叛事雙溪雜記所載漢張掖郡條可謂始末是非最悉矣至言土地規模來歷反叛之由又當併雙槐歲抄看也麓川之夷事則當觀南園漫錄最詳而實蓋作錄者乃本地張尚書志淳故事事俱有

籍所日修國史者考諸

、人各有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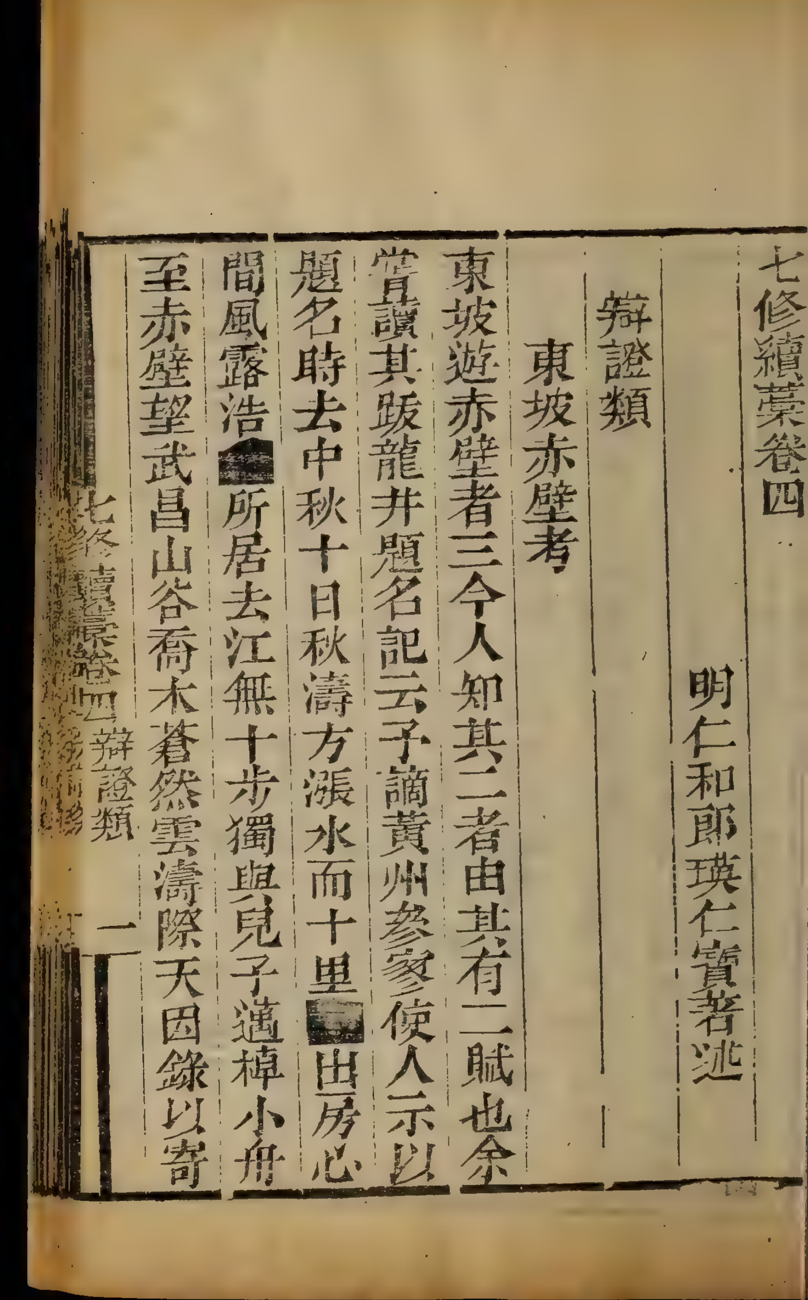
嘗論道學之士不克建功功業之士不能文章善矣歐陽公曰劉柳無稱於事業姚宋不見於文章各有所專也故唐虞之世名臣各任一職聖人之門高弟各專一科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惟聖人兼之

勢利

成祖皇帝命樓璉草靖難之詔適方孝孺受刑之時璉唯唯承旨歸而憤嘆自縊宋林希草東坡謫辭成而

投筆嘆曰壞了平生名節夫樓非不知靖難之詔不當草畏死甚而勢迫以受也林非不知東坡之辭不可草利心急而計遷宰輔也然卒死而名節壞焉豈非勢利成其過哉況於區區之士也哉

七修續藁卷三終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東坡赤壁考

東坡遊赤壁者三今人知其二者由其有二賦也余嘗讀其跋龍井題名記云予謫黃州參寥使人示以題名時去中秋十日秋濤方漲水而十里□出房心間風露浩□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濤際天因錄以寄

元豐三年八月記令古文赤壁賦註謂指赤壁者三
非此之謂乎據二賦在六年此則第一遊也且二賦
情景不過衍此數語畧少增其事耳若前賦佳固佳
矣入曹操事恐亦未穩晁補之因其而今安在之言
遂悞指赤壁爲破曹之地後人因之紛紛併辯赤壁
之有五尤可笑也殊不思周瑜破曹者在今武昌之
嘉魚自有壁上周瑜破曹處數字東坡之遊自在黃
州一統志下已明白註之矣且其文曰去江無十步
望武昌山谷又曰西望夏口可知矣況武昌正當黃

州東南今以前人之言爲主不深思而細考錯也

、孟氏生年月日子

史記不書孟子生卒而孟譜云生于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二日即當今之二月二也卒于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即今之十一月十五壽八十四又云孟仲子名睪乃子也四十五代孫名寧嘗見一書于嶧山道人曰公孫子丙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嘗孟子之子嘗從學于公孫丑惜忘其書名也

書名沿作

梁武帝撰金海王應麟撰王海蕭子範撰千字文隋潘徽作萬字文古有百家姓今朝有千家姓此效而續之之篇尙衆也王充有刺孟宋劉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國語劉章作非非國語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實難也況王乃辭勝理者因孟而矯之時則可耳柳以正理而矯淫誣之辭劉何能勝之耶惜未見其書先正邵二泉有日格子予嘗爲格格子十數條乃邵公一時未到之意亦死中求活可輕議耶

春王正月

子少疑春秋春王正月意其夏正之建寅也何稱乎
王如周正之子也何謂以春言仲尼修經百世大典
故爲牴牾難明之言以起後人之疑耶因質之吾師
許竹厓竹厓成論二篇上篇斷之爲夏其書王於正
月之上乃仲尼特筆其義則公羊氏所謂大一統初
非遵周王建子之月之謂也葢以周夏建朔不同而
其四時亦豈可易哉但朝覲會同頒朔告祠之類以
其正朔行之耳紀月之數必以寅首也否則子丑寅
爲春時則天氣何溫土膏何動乎下篇以春秋一書

之事反覆辯證及引汲冢周書呂氏月令皆用夏正而蔡沉又云漢仍秦正亦書六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之說唐武曌用周正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亦不能以子月起數以易四時可謂痛快之甚惜書爲火焚予老病又不能細考以著聊紀於此天地類中嘗一言秦漢用夏正矣今復贅以春王正月之義焉

六更鼓

舊聞宮漏有六更鼓不知何代而歸田詩話載汪水

雲敘亡宋事有亂點傳籌殺六更之句豹隱紀談載楊誠齋詩曰天上歸來巳六更固知宋事不知何有六更也後見蟫精雋云宋內五鼓絕梆鼓遍作謂之蝦蟆更其時禁門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如方外之攢點即今之發擂耳

半夜鐘

夜半鐘聲到客船唐張繼之詩學林新編作溫庭筠非也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鐘聲之理王直方詩話以金輪寺僧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喜

極而夜半撞鐘子意謙得句而撞鐘乃各時之事張豈無據而云即以僧謙之事以輳耶况寒山與金輪自非一地眞可謂痴人前不得說夢矣及見中吳紀聞辯夜半之鐘實有第惟姑蘇承天寺爲然予復意其襲固蘇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其旨又讀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鐘葢半夜打也至讀南史邱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鐘聲爲限則思唐時半夜亦沿流古人分夜之打故于鄴有遠鐘來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鐘非後世曉暮比也襲時承天寺向[illegible]

也

夜行舡

夜行舡今因皮日休有擔酒三瓶寄夜航遂不察其理稱爲夜航船也若是則舡字重矣止爲行有杭音之故況説文曰航方舟也皮詩乃寄昨夜之舡耳豈寄夜行舡耶輟耕錄亦訛書之

鬬百草

風俗鬬百草之戲獨盛於吳故荆楚記有端午四民鬬百草之言未知其始也昨讀劉禹錫詩曰若共吳

王闕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則知起于吳王與西施也

重字雙名

凡重字下者可作二畫始於石鼓文內重字皆二畫也人名單用而不加姓於上者始於二世詔內丞相斯御史德也今二畫苟簡作爲二點雖可笑尚可掩也近時名士雙名者而單寫下之一字不知是名耶非耶殊不思二世詔內李斯則言斯矣而馮去疾又何云臣去疾耶歷代雙名古人皆然今學古者則是

草率死法而無學識眞可笑也又如鳳凰廊廟鸚鵡三聯字下皆可省書史中用元二者謂元年二年宗室中用閒平二字乃東平河間二王封國皆可省者古有之也推之皆一理

三邵平

邵平有三東陵侯其一也項羽傳中邵平廣陵人二矣齊悼惠王傳齊相邵平不知何處人爲魏勃所紿至自殺意非東陵恭東陵嘗爲蕭何畫策術必高矣淮陰倘在何術中何重東陵勃豈能紿平耶且時亦

不同必又一人也

亡命爲僧

嘗見野史云駱賓王爲僧於杭之靈隱以其有宋之問之詩而之問又識也黄巢爲僧以其有鋉衣着盡着僧衣之詩張全義識之也癸辛雜志載郎四明山雪竇禪師是也徐敬業爲僧於衡山野客叢書載其更名住括者是也北朝姚泓叢書又載其爲南岳僧年九十自言其名蜀賊李順已正典刑辛志亦云景佑中廣州巡檢陳文璉捕得真李順乃僧也意皆素

貌相似者急則詭充其名一旦臨危得之者只欲立功不辯眞僞不知眞者早具文牒一時毀形去之遠而未可識也

關漢壽

桑榆漫志關侯聽天師召使受戒護法乃陳妖僧智顗宋佞臣王欽若附會私言至於降神助兵諸怪誕事文爲腐儒收冊疑以傳疑予以旣爲神將聽法使矣解州顯異有録據矣諸所怪誕或類鬼假焉亦難必其無也但傳公謚壯繆乃爲不學者所疑當讀爲

穆如奏繆魯繆是也子巳辨於繆字下謚法壯爲克亂不遂穆爲執義布德此非神之行乎玉泉顯聖羅貫中欲伸公寃旣援作普淨之事復轃合傳燈錄中六祖以公爲伽藍之說故僧家卽妄以公與顏良爲普安侍者殊不知普淨公之鄉人曾相遇以禮而普安元僧江西人見佛祖通載隔絕甚遠何相干涉是因[illegible]謚爲監從之神普安因人姓之同遂認爲監壇門神侍者之流也此特藝公之甚

黃烏銀

猗覺寮云漢食貨志金三品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註曰白金銀也赤金銅也故今天下以白金爲銀其後又云造銀錫白金夫既造銀又造白金疑非銀也恐金之白色者殊不知孟康自是而米新仲不知銀錫合造而爲白金之故予已明前事物類矣但本草有黃銀烏銀黃以爲瑞物烏以爲養生者造器以煮藥俱曰辟邪之物意其黃即金也烏或近時藥燒之物欻然皆無辟邪之說疑荒唐也後讀唐史太宗嘗以黃銀帶賜亞齡又自云世傳黃銀鬼

神畏之讀孟郊集有贈炭價重雙烏銀詩則知唐時實有之物後讀演繁露方知黃銀乃赤銅其貴比銀特色黃耳隋時有而流至唐初鬼神畏者即古云鬼神畏銅之故烏銀予恐即今之倭銀蓋色如鉛之故然亦恐蹈朱新仲之誤書以俟博

送窮

四時寶鑑曰高陽氏之子好衣敝食糜將號貧子正月晦日死巷世作糜粥破衣是日祝於巷曰除貧故退之送窮文曰正月乙丑晦姚合詩曰萬戶千門看

六不送窮若寒食蔬渡之事止此日耳椅覺意語以唐人正月下旬送窮則又少訛矣

非大聖人言

先聖大訓一書四冊楊慈湖輯大聖人之言而成者也予嘗承方伯胡公崧命註明出處訛者證之時見有非聖人之言楊亦收入奈胡公去速忽忽忘以請教令聊記憶數條存之於稿俟可問之於人也毀鄉校章乃子產與鬷明之言又雜左傳孔子止一言之斷耳鄭伐陳子產獻捷於晉章亦惟孔斷數言而已

晉平公問祁奚羊舌大夫一章五人之行全無孔子之言陳恒弒其君簡公一段雖有夫子以吾從大夫之後然皆左氏辭也不知何以收之

捭余

嘗聞吳人劉大參素號博學有勤工問捭音擺卯字公隨口以木卯為捭答之坐客以指畫几曰柳字也哄然一笑吾杭先輩夏大卿僚友問以余音香上聲字公戚以水傍加去字是也其友認以為真後思其欺已也遺曰少年見有大乘妙余蓮花經亦同哄然至今傳

爲笑柄今按海篇直音榫字下註刹木入竅曰榫甚爲明白而字林撮要又曰人在水上爲氽人在水下爲溺似皆有證也然予考之説文韻會等書俱無二字恐乃有音無文者也雖有證或亦俗書耳

鶴食物

讕言編以鶴之食物從頂咽下恐未然也今人又以鶴食蛇以足踏蛇七寸待其尾繞鶴脛然後嘴鏈斷蛇段段食之予嘗親見鶴初見蛇口急啣尾跌於地者數十次待其將死啄而吞之鶴頸比素大一倍矣

遂曲頭於翅而睡少焉如舊矣不知謝言何所見聞今人之言又如此之巧

西臺御史

唐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以别分東都者見劉餗錄宋都汴汴謂洛陽爲西京亦號西臺也本朝置都察院於西北方以其肅殺也亦可云西臺是三朝名同而實異

禴祭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爲禴詩亦曰禴祠烝嘗禴

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夏祭爾雅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朱子亦然予每每以經何與諸公不合昨讀困學紀聞王公但爲著其不同亦未分別明白予考通志論爲虞夏祭名故韻會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烝鄭許二公自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釋周之夏祭各有所指俱未錯也後世不能深考又據朱註則以鄭許之訓爲春夏之夏似與禮經不同也且禴祭顏師古註瀹煮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皆

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隣之禴祭今以薄祭爲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背於字義葢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宜其薄哉故韻會曰春物未成其祭尙薄說文曰嘗者味之也左傳曰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也宜謂四時禴祠烝嘗爲長

盂蘭盆

七月十五盂蘭盆之說諸書皆主佛經目連救母於是日以百味著盆中供佛然不知何謂盂蘭盆也及讀釋氏要覽云盂蘭猶華言解倒懸似有救母之說矣

而盆字又無着落問之博識不知也後見老學庵筆
記父老云故都於中元具素饌享先織竹爲盆盂狀
貯紙錢於中承之以竹追焚倒以視方隅而占冬之
寒暖謂之盂蘭盆乃知風俗祀先全無佛氏之意因
而考夢華錄■云以竹斫成三脚上織燈窩謂之盂
蘭盆又賣素食撩米飯享先以告報秋成但多賣目
蓮經搬其雜劇數言反覆思之盂蘭盆實起於風俗
而目連救母之事偶符是日且佛氏盂蘭盆三字之
音又與之同遂訛而爲盂蘭盆也或當是盛藍盆三

字亦未可知但佛教與祀先之事日崇而風俗之事日遠且微也故不復知前起義併筆記華餘抄過亦錯但於三字難通內得其說贅之於藁

長夜飲

史云紂鋸妲已爲長夜之飲又信陵君與客長夜之飲每有婦女終爲酒病卒據此則是兼色慾而達旦之意陸放翁謂非達旦引薛許昌宮詞云畫燭燒闌曉復迷殿幃深鎖下銀泥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此恐如古人十日飲也非長夜正義

衣鉢

衣鉢二字始自佛氏五祖傳心印於盧行者謂之傳衣鉢五代和凝應舉首以榜首期待後乃第五（他書云十三非）及知選舉見范質之文尤爲驚賞卽以第五處之語范曰欲君傳老夫衣鉢爾後范歷官皆與和同因而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時有詩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及後馮當世知貢舉特擢彭器資爲首而彭官後不如馮有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爲食肉僧乃爲科第云然今人動以衣鉢傳言

錯矣

連山歸藏易

元儒胡庭芳作易啓蒙翼傳上中下外四篇有功於易道大矣至辨連山歸藏爲僞書證幾千言也予以連山不見於漢志唐志方有之歸藏不見於漢志晉中經隋志方有之其僞可知矣至於言之不經又何足辨哉

王陳論史之錯

先輩王夢麟陳水南皆尚學有識之士然於晉史一

事皆疑而不決可謂明於大而闇於小也苻堅入寇時號百萬朝野震驚謝玄都督前鋒遣張玄問計於謝安安都無所答乃命駕出遊遂與玄圍棊賭墅王謂圍棊之玄上當加之姓以爲別不然則是玄者爲張耶抑爲謝也陳又謂賭墅之下記者更云常時玄棊品劣是日玄懼遂爲敵手推此則可決圍棊之爲幼度及引幼度傳與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時人稱爲南北二玄然則所謂張玄者豈郎玄之耶抑別一人也又東萊詳節序安禦堅夷然無

懼色命駕出遊與玄圍棊賭墅至夜乃還既而兒子玄等破堅驛書至看竟便攝置牀上此節前言與玄圍棊後言兒子玄等破堅則圍棊之玄果爲張爲謝殊於難別倘前之玄果幼度則兒子字不宜後出也宜畧更剔嗟乎推移先後引證愈疑不知轡橫於前迷而不見何其暗耶夫幼度既遣張玄則幼度在於軍矣安無所答而即命駕遊張必隨安而俟其答也遂與玄圍棊非張而誰觀遂字是可知矣何必加之姓耶史自明而王不明反曰不知玄爲張耶抑爲謝

也已可哂矣陳因王疑而曰賭墅之下記者當更云云數十言則是水南亦不知幼度不在安所又不以張玄亦可與安對奕觀其姪既可與叔奕盤遊賭墅張玄不可與安奕耶復雜張玄之之事意恐奕乃玄之也眞可謂紛紛籍籍疑繆愈遠截鬼一車也夫立傳則可入他事以明本傳之人今因玄之一字引之以證安不亦又可笑哉至於詳節之言亦自明白所謂兄子之字既後出矣初復有謝遣張玄之問計矣文何必論其爲張爲謝畧宜更剔耶此惟以幼度能

奕而他人不能必欲紐之於幼度又不大可笑哉

皴

予嘗不知畫家何謂皴法問之但曰樹石要皴耳而皴之字義漠然因求之說文皴細起皮也方悟樹石所以有皴耳昨讀陸放翁筆記以皴不知何物日引楊樸之詩數個胡皴徹骨乾一壺村酒膠牙酸又南楚新聞一楪獲根數十皴盤中猶自有紅鱗則曰想多餅餌之屬殊不知胡皴乃牛頷下之垂皮對之酸酒楊言其味之惡也獲根羊肉也又起其細皮對之

鯉鮮新聞言其味之美也嗚呼放翁一代詩豪不知字義故古云問學要知六書信哉

、仙俱屍解

嘗以仙無飛昇不死之理特好異者與其徒往往指其名以欺世血肉之軀安能常存哉但谷神不死隱顯任意久亦散去也如呂巖在宋唐時最盛元衰今無矣昨聞姚御史一元葬陳摶之事明白可證摶亳州真源人也幼嘗有青衣老嫗來乳之成道後隱於華山玉泉院後又命弟子賈德昇鑿石室於張超谷

既成而大笑左手支頤而死時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也今嘉靖三十二年姚巡按山西同副使張瀚叅政蘇志皐謁嶽廟至希夷峽有陳之石像焉道士言其前後之事復出髑骨觀之明日姚行文於蘇命葬髑骨是夜蘇夢希夷曰葬我於㦯岳履河之處後得地果然也夢中所見儼如石像嗚呼摶誠仙矣死有時矣或者以其假托以去則骨何自而來耶卽骨復假焉以覔利又何形之於夢耶夢何又與石像之相似耶此屍解明矣

嶺梅

舊人咏嶺梅南枝向暖北枝寒之句以梅比擬文文山兄弟當也今人即以六槩梅花分南北而爲冷暖錯矣蓋大庾嶺上梅花南枝落北枝方開見張方註蓋由南入粤北近江也

南園得失

張尚書南園漫錄於國事最直字義得理紀本省事甚悉但有重出之言如劉主事解禮經辨子糾非弟一永昌非金齒方遜志非過忠言若異而義則一也或

久而忘之耶

擁劒

魚鬣爲劒以其刺人也葢魚游則樹鬣故何遜詩曰躍魚如擁劒孟浩然詩曰游魚擁劒來吳都賦云烏賊擁劒明矣西溪叢語以蟹之持螯爲擁劒反以何孟二詩爲悞殊不知蟹有一種自名擁劒今惑其名而又駕之於螯也

蓬萊仙奕圖

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錢塘人也善音律術數之學

世有蓬萊仙奕圖謂冷至正六年端陽作送張三丰者三丰仙人永樂二年轉送淇國邱國公福併跋啟敬來歷今遺落吳下一家往往見諸名人集中載事題詩獨都南濠文跋具載跋語畧言二人始末未真亦不知此圖爲僞也嘗聞太祖命真人張宇初訪求三丰今有真人表在武當成祖又命尚書胡公濙天下物色有手書并詩載雙槐歲抄皆不獲見嘗思淇國乃成祖心腹功臣三丰至而敢匿不言者耶且跋中止言冷字而無名謂冷武陵人而不知本錢塘劉伯溫有在杭識啟敬并志云錢塘人能言

元時之事詳而不知爲本朝協律郎知遠而不知近有是理耶跋云觀李思訓畫遂得其法幻出神品以丹青鳴於時何劉伯溫之詩與他書皆不言之而獨言善音律術數耶就使三丰眞得冷畫元末已死復生（在寶雞金臺觀死時楊軏爲殯）子身遠遊矣豈復帶畫永樂時送人耶且跋曰冷在至正間已百數歲若在洪武必百數十歲矣知此老尚爲人臣耶就使爲之可謂奇矣如太公伏生入必言之何不見於書耶此必憸人假冷之名張之跋淇國之所遺見其難得之物貨

償一時名人不察而紀其異爲之題咏也予惜未見特辯之併考二人張名君實字全一遼東義州人別號玄玄又號保和容忍三丰子時人又稱張剌邋天順三年又來謁帝子見其像鬚髯竪上一髻背垂面紫大腹而攜笠者上爲錫誥之文封爲通微顯化大眞人洽善鼓琴居杭之吳山鍜泥爲釘以供衣食中年賣藥金陵洪武元年與王偉詹同等較正郊廟樂章後有畫鶴盜金之事遂隱不見

不知人名

史中言其數而無名言其事而無名者如高陽才子八人名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壺關三老名令狐茂言霍氏之禍者周生迎佛骨之僧名大達詩僧陵名畫五代贊寧高姓也

諺多古書

諺有出處予併原文載之前稿已數十事矣今讀困學紀聞又知其所記百二十事重於吾者止三焉則知世間何莫而非古人之所道歟

〇蘇李詩

古詩十九首之下即以蘇李接之其亦五言始於二氏之說耶夫十九首諸家各指作者不同蔡寬夫因而辨之予意既名古詩又何必擬章摘事斷爲何人昭明槪以古名編之當矣但蘇李之什諸家去取命篇亦各不同此則當與辨之何也蓋二氏之作有在漢在虜不同因皆陷虜虜中諸篇世多傳誦後或集中有別意者即訛之於虜不可知諸家遂多以自相別爲題其訛一也自晉初摯虞文章流別志中有李陵衆作非盡陵製之言而昭

明文選因之併蘇作止合取其七篇自後唐宋諸人遂以後人所擬多不見錄世久不傳集亦併亡其訛二也後或雜見於他書取其半（詩紀之類）取三之一者焉（補註之類）又或一章錄半兩章合一彼此牴[illegible]傳之到今其訛三也不知二集之目班固藝文志已載而通志亦有騎都尉李陵集二卷并止相別并擬可知矣子美有云李陵蘇武是吾師東坡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二公尊之至矣夫豈無見哉因摯虞一言而後人不傳不亦謬哉予因之

反覆玩味得之楊升菴二一篇得之私臆一篇舊凡十六首今共得爲一十八首但據今日諸家以爲二氏自相别者然亦不知當時何旨今但各以次第編之每章之下畧爲辯證註解筆之藁而庶常接目可質諸人云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况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爲鴛與鴦今爲參與辰昔爲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别思情日以以五臣作巳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

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去聲生別滋努力愛春花莫忘安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秋秋漢魏詩作我非蘭芳芬馨長長補註作良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路遠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

别離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再（再五臣作兩）難遇歡樂殊未央

右詩三章子卿出使時別親友之作第一爲昆弟第二爲妻第三爲友諸家以別友爲少卿此或不獨李也若爲送友尤當惜無原集可考或疑其不當自稱良友自期其難再遇也予見陰鏗送別始興王詩云良守送承明枉道暫逢迎古人自任不似今也此或可耳舊以黃鵠一章雜之於此觀其句意俱在虜中者可乎予故出

之于左云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溫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倡悲意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陰盛殺氣淒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嗟爾窮（窮當作穹）廬子獨行如履氷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繩瀉水置瓶中焉辯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何稱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
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右詩四章李陵在漢送別子卿之作蘇益天漢
元年以中郎將出使先時與李同爲侍中最密
明年李爲騎都尉伐胡降故始章言其在漢之
事次狀其虜地之苦譬喻及同行者末句規祝

之也三章即事言情併及于巳正朋友相規相勉之道也四章直言其行意矣四首似在兩時之作前二篇或于宴會之時後二篇臨行之際此不可知矣東序西崖正在長安蔽天寘寘乃虜之地招搖主胡之星窮當作穹遊帳也紅塵白日二句舊見于古文苑註言下缺今楊升菴總得于修文殿御覽載之丹鉛錄中似亦于得寂寂章也夫寂寂章之詞之韻諸家作爲別子卿第二首爍爍章之結然豈獨非其韻哉接過

極無下落矣但丹鉛錄中一字亦誤又止言李

詩而無題意今次之而爲送蘇之二章正與蘇

別李之寒冬嚴霜同意讀者自知也蓋由諸家

不明在漢在虜槩以二氏相別爲題乖戾如此

又疑盈乃惠帝之諱犯之恐後人擬者此又不

知古人臨文不諱之義也李周翰以爲凡贈出

使不當言其失所并長別之言曾原取之非也

吁是以疑其擬而取之者少也夫止得數篇又

復去之可乎况此亦古人箴規之道非言其死

也觀下文各在天一隅前章皓首爲期可知也
長別者特言其行意觀下文立斯須可知也皆
不可以辭害意林實夫以良時章爲答黃鵠者
劉履以爲得矣不知答黃鵠雖是長別又當在
極後讀者反復玩之自知

燦燦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
晨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
遠望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
遠處天一隅苦困獨零丁覩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

三年離不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
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
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
褰裳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
思得瓊樹枝以解長渴飢

右詩二章李在匈奴初遇子卿之作始賦其時而言虜地之苦以感動武心末句乃言自己思親之情也次即托物比事直言已欲歸而未能又以瓊樹喻得武而足歡陵固來說武降知武

之心特先槃敘其好郎吏之置酒設樂與武歡

也此二章觀其結句自是一義若閒寂寂一章

不惟非韻與事自不妥帖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千冬服凉衣

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飢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

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

瑶光游何速行願芰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

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右詩蘇在匈奴初與李遇之作始因其言而與

明巳志芰荷中國物也終乃願之而不得歸若
剳長帷但恐年衰而此心徒久懷也此則言和
而緩志堅而決也
嘉會再難遇三載爲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
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
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
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苦筋力必欲榮薄軀

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
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稀
右詩二章李見蘇心不從始言久而得見今則
恐難再會也濯長纓結綢繆願同仕而相好次
則興起古人即事物以喻彼此直言人生不過
欲遂所願即史李云人生朝露何苦如此而蘇
云勿復再言之時作也李益以已不歸者由其
反逆所願而止之也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

悠悠清川水嘉魴得所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
䄂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隅暮聞日南陵
欲寄一言辭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遺心蘊蒸
鳥辭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遊我獨東北翔
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
遠望雲中路相見來圭璋萬里遥相思何益心獨傷
隨時愛景耀願言莫相忘

右詩三首李因蘇回而贈別者也俱狀其蘇歸巳在別情之離爲傷章末句始言其不得見妻與親友繼言離追其同行終勉其愛時以莫忘也漢魏詩以首章題爲從軍與諸家不同惜不知來歷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爲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聲五臣作音）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

未得（得作能）五臣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爲雙黄
鵠送子俱遠飛

石詩蘇因李少卿送別而答之者托物比興自
喻以雙龍也句意全在虜時諸家收爲繼別妻
與弟後似非其時也予故易之于此末二句劉
克莊曰固知陵無還理倘欲援之以歸漢忠厚
之至也

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
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巳死雖欲報恩將安歸

右詩蘇子卿臨行時李起舞而作者史謂泣下數行與武決者是也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悢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右詩蘇復留別李者因李舞歌之情知決難行遂亦述其相別痛情勉其莫忘爲永決也

七修續藁卷四終



